

谈严肃出版物编辑的文字基本功

周克庸

摘 要：古代典籍、文史类学术研究出版物的特殊性，决定了此类出版物的编辑人员，在文字基本功方面须具有更高水准。掌握一定的汉字文字学知识，是此类出版物编辑必备的文字基本功之一。要提高认识，推动研究，优化管理制度，加强学习培训，以努力提升严肃出版物编辑的文字基本功。

关键词：严肃出版物；编辑；文字基本功

作者简介：周克庸，男，研究员。（浙江传媒学院 学报编辑部，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1) 02-0103-04

一、“严肃出版物”与 编辑人员的文字基本功

所谓“严肃出版物”，是指以党和国家文献、教材、辞书、工具书、古代典籍、文史类学术研究专著、论文等为内容的出版物。

党和国家文献、教材、辞书、工具书等，一般皆由具有一流编校实力的专门出版部门编辑出版，质量较高。而一般的编辑出版单位——包括出版社和报刊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文史类学术研究出版物，因编辑人员文字功底不足而导致的质量问题，比较突出；另外，由于各家非古籍出版社出于种种原因，也早就涉足古代典籍的出版，所以，市面上也有许多古代典籍，存在着不少因编辑人员文字功底不足而导致的质量问题。

笔者所说的“严肃出版物”，仅指“严肃出版物”的部分内容——既一般编辑出版单位编辑出版的文史类学术研究、古代典籍等出版物；本文所说的“严肃出版物编辑”，实际上是指与这类出版物之编辑出版相关的编辑人员。

掌握相关的文字知识，正确规范地使用汉字，“既是使信息传播和思想交流得以准确、顺畅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每一个出版工作者必备的基本技能。”^[1]具有较扎实的文字基本功，是无论何种类型出版物的所有编辑都应达到的共同标准，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又为何要将严肃出版物编辑的文字基本功问题单独提

出来，加以强调呢？原因有以下几条。

古代典籍是传承和研究华夏传统文化的根基，而古代典籍在现代出版业出现之前，一般人颇不易得到，“善本”则更为难求。在古代典籍的传播方面，现代出版业可谓功莫大焉。但由于借助现代出版业以往难得一见的典籍，可在较大范围内迅速传播，因此，这类出版物一旦出现文字错误，就有可能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对华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研究造成很大危害。

古汉语多为单音词，而记录古汉语的古代典籍又用字甚简，加之经历了几千年的变化，汉字的形、声、义及其与汉语的对应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比如一个汉字，可以有多形、多音、多义，其记录某一语义，既可能使用本义或引申义，又可能使用假借义等），典籍中某字的训释，往往不是唯一的而是具有多种可能性。读者很难根据上下文意推求某字在某处所表达的语义，更难对该字是否为错字做出判断。有大量例子表明，古代典籍或相关论著引文中一旦出现文字错误，哪怕是只错一个字，在对整段文字的训释和理解上，就会造成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麻烦。

因此，对严肃出版物文字质量的要求，本应当提出更高的标准；但我们面对的事实却是，严肃出版物的文字质量，这些年来总体上处于下滑的态势。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如岳麓书社出版的《谐铎》一书，其“银样蜡枪头”^{[2](64)}的“蜡”字，便是“蠟”字之误（蜡虽然很软，但它也并不具有表面很硬的样子。“蠟”，是

古人对锡铅合金的称呼,这种合金银光闪闪但熔点和硬度都很低,故被用以比喻“徒有其表外强中干”),而同一错误还在多种严肃出版物中出现。笔者查阅过多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除一家不误外,其余的版本,统统将“银样镞枪头”的“镞”字误作为“蜡”。这类例子,在相关文章中已列举过很多,这里,我们就不再赘举了。

严肃出版物文字质量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客观方面有社会环境、工作环境、管理体制等原因,主观方面有个人价值目标定位、工作态度和业务能力等原因。本文无意对严肃出版物文字质量下滑现象进行全面的归因研究,而仅仅是要指出:相关编辑的文字基本功底不足,是导致严肃出版物文字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导致严肃出版物文字质量下滑的客观原因,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解决起来需加以时日;而主观原因中,有一些可以靠思想教育和各项管理、分配制度设计解决,但文字基本功等编辑主体能力不高的问题,则只有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和训练,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将严肃出版物编辑的文字基本功问题,单独提出来加以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二、严肃出版物编辑的文字基本功

就文字基本功而言,对严肃出版物编辑的要求,当然要比一般的编辑更高些。具体讲,就是窃把掌握一定的汉字文字学知识,作为严肃出版物编辑必备的文字基本功之一。

掌握一定汉字文字学知识,严肃出版物编辑才能更为有效地杜绝错别字。

表面看,错别字常见成因无非是(1)形似致误。即应写甲字却误写了与甲字形体相似的乙字;(2)声似致误。即应写甲字却写了与甲字读音相同或相近的乙字;(3)笔划致误。即多写或少写了笔划。

但从根本上讲,这些表面成因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无缘于失误者对文字的形、声、义关系缺乏深刻的把握。比如“寇”和“冠”这两个字,常常被弄混,就在于未能从形义关系上将二字区别开来。“寇”是个会意字,从“宀”(mián,)表示“房屋”、从“元”表示“头”、从“攴”(pū)表示“手中持物以敲击”,把这些部件的意思结合起来,即有人闯入屋中手持棍棒敲击主人脑袋,故“寇”字的本义为“入室行暴”。“冠”也是个会意字,从“宀”(mì)表示“帽子、头

巾”、从“元”表示“头”、从“寸”表示“手”,把这些部件的意思结合起来,即用手把帽子戴到头上,故“冠”字的本义为“戴帽”。又如“暴殄天物”的“殄”字,常常被误作“珍”,其致误原因,一是不晓得“殄”、“珍”二字所从义符的区别(歹,残骨,表示残害;王,即“玉”,表示珍宝),二是不晓得“殄”、“珍”二字虽然声符相同但现代读音却并不相同(古音“zhen”与今音“tian”存在对应关系,如以“真”为声符的“填”、“阡”皆读“tian”),于是将“殄”的读音混同于“珍”,进而又混同了二者的字形。

一般出版物,若编校人员不懂文字学知识,尚且容易出现错字,对古籍编校人员来说,若编校人员不掌握相应的文字学知识,那就更成问题了。如《〈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一书,在两页篇幅中的6处“壘”字^[3],便都是“野”字之误。“野”是个形声字,从里,予声,据《说文》,“野”有个古字形即《〈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中错别字“壘”的正字。该字与“壘”的字形十分接近,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上部中间的构件为“予”,而后者则为“矛”。表面看,错误之处只不过是多出了一撇;但这一失误的根子,还是由于编校对“野”字的构造无所知晓。“野”的甲骨文字形从林、从土,作“𡩂”(后来通行的“野”字,是用一个义符“里”,置换了原有的两个义符“林”和“土”,并又增加声符“予”以标识字音),《说文》所载“野”字的古字,其实就是在“𡩂”的基础上,又增加声符“予”罢了。将“予”误作“矛”,显然是不晓得“予”乃“野”字的声符。又如中华书局1987年版《庄子集解》有“山林之畏佳”^[4]这样的句子,若不掌握相关的文字学知识,“畏佳”二字殊不可解。但若联系到形容山林高峻的联绵词“崔巍”(《楚辞·七谏·初放》:“高山崔巍兮。”王逸注:“崔巍,高貌”),再联系到其“倒言”形式“畏崔”、“畏崔”、“鬼崔”等,并根据字形、读音和上下文意进一步推求,就不难判断,“畏佳”之“佳”其实是“隹”字之误(“畏佳”、“鬼崔”等用字,不过是记录同一联绵词语音的不同书写符号罢了)。再如中华书局1983版《积微居小学述林》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睢’训‘仰目’。”^{[5](175)}如果我们知道“睢”义为“臀”而与“仰目”义无关,便可判断这是个错别字,再根据文意和字形,便可推出其正字为“睢”(《说文》:睢,“仰目也”)。同书中还有这样一句话:“𧢲……儒佳切。”^{[5](119)}从切音结果看,“儒佳切”与“𧢲”字之读

音不符，故可判断这是个错别字，再从字形上考虑，那可推知此处的“佳”实乃“𠂔”（“儒佳切”恰是“𠂔”的读音）字之误。可见，要减少严肃出版物中的错别字，编辑人员就必须掌握一定的汉字文字学知识。

掌握一定汉字文字学知识，严肃出版物编辑才能有效地处理好繁体字和异体字问题。

古代典籍的底本，不仅是使用繁体字，而且还有大量的异体字存在。在将这些文字转换为简体字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字学知识，就极有可能出错。比如前面提到的那本《谐铎》一书中，便有“日兴女团坐”^[2]（2）这样一句读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话。其实，这个“兴”字，乃是“与”字之误，因编校对“兴”、“与”二字繁体字形的区别（兴/興，与/與）不甚了了，结果在繁简体转换时误把二字弄混了。同书又有“钓而不网，弋不射宿。”^{[2]（239）}这样一句话，其典出自《论语·述而》：“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该书之所以将“纲”误作“网”，同样是因为编校将二字看上去很接近的繁体字形（綱/綱，网/網）弄混了。

在不少繁体字出版物中，我们发现“干”字在很多地方都被用错了。其原因就在于编校人员不清楚，简体字的“干”这一字形，代表的却是三个繁体字——表干支、武器、干涉义的“干”，表主干义的“幹”，和表干燥义的“乾”。由于不掌握这一知识，在将简体字转换为繁体字时，编校人员只好依靠电脑自动转换、靠软件自动查错，结果，不论实际字义如何，所有的“干”字在转换为繁体时，就被电脑一路畅行无阻地统统转换成了“幹”字。类似的错误还可以举出很多，如表“面部”义的“面”被误转为表“面粉”义的“麵”，表“全都”义的“咸”被误转为表“咸淡”义的“鹹”，表“君主”义的“后”被误转为表“前后”义的“後”，等等。

《谐铎》：“罔有悛心，必至一轡翦灭。”^{[2]（67）}从图书上的字形看，这个“轡”字为手工补刻的铅字，由此可见，该书的编校不知道“轡”乃“朝”字之异体，不晓得应将“轡”径改为“朝”字才是。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如在一些简体字本出版物中，常见有“譟”（“歌”字之异体）、“謹”（“歡”字之异体，今简化为“欢”）、“訕”（“叫”字之异体）、“訢”（“吟”字之异体）、“誅”（“和”字之异体）、“譴”（“嗔”字之异体）、“譁”（“嘩”字之异体，今简化为“哗”）等字很刺眼地夹杂于其间，此种怪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也正在于相关编校人员不认识这些异体字。不识异体

字，编辑处理相关来稿时也会遇到麻烦。一些手写稿中的古代典籍引文，往往会杂有异体字，如“𡗗”（“邦”字之异体）、“拊”（“拯”字之异体）等，如果我们不能将异体字转换为正字，而是听之任之，那就会破坏用字规范，并给印刷、阅读造成无谓的困难。在处理这类来稿时，有时还需要编辑综合运用文字学知识，如在一篇稿件中出现了一个上面是“山”、下面是“主”的字。从上下文判断，该字字义应为“祭祀的对象”；但遍查字书，却根本找不到这个字。从字的形义关系角度进行推求，我们判断该字应当是“𡗗”（《说文》：𡗗，“宗庙宝祐也。从山主声”）。后经与作者联系证实，果然是因原书木版印刷字迹不清，作者引用时将“𡗗”字的构件“山”误认作了“山”，才导致了失误。

掌握一定汉字文字学知识，在遇到某些文字规范疑难问题时，严肃出版物编辑才能拿出自己合理的主张。

一般情况下，某字的用字是否规范，都能找到权威的依据，但有时也会出现少数例外。比如“象”和“像”这两个字的用法，有时就不易区别。“象”字的本义，是动物大象；而“肖似”等义项则是其假借义。“像”字，是后来制造出来作为表“肖似”义的分化字。但在使用中，二者的义项又并不是划分的那么清楚。“像”字一度被作为“象”的异体字被取消，但后来“像”字的地位又被重新恢复。“像”字恢复后，“象”、“像”二字的字义分割仍不清晰，“象”字“形状；样子”及“仿效；摹拟”等义项，与“像”字“在形象上相同或有某些共同点”^[6]等义项，实际上还存在着意义交叉，所以，“象/像生”、“想象/像”的“象/像”，究竟应该使用哪个字才合乎规范，便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文字学著述中常见句式“象/像……之形”的“象/像”字，到底该用何字，大家似乎都拿不准（若把“象……之形”理解为“摹写……之形”则规范用字应作“象”，而若把“象……之形”理解为“比照……制成的形象”则规范用字应作“像”），于是，相关出版物上，该字的使用便出现了混乱：裘锡圭《文字学概论》一书使用“象”字：“……象起伏的山峰”，“……象比山低小的丘陵”^[7]；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一本文字学著作使用“像”字：“像人以两手张网奔跑罗鸟之状”，“像用网捕获野猪”，“像以网捕兔”，“像老虎形”，“像虎头形”^[8]；而语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汉字学》竟“像”、“象”二字混用：“‘人’像侧立的人形；‘女’像端坐的女子之形；‘子’象初生的幼儿之形；‘又’象右手形；……‘壺’

象酒壶之形；‘缶’象盛酒浆的瓦器之形”^[9]——在这大一段文字中，其前两处用字为“像”，而后面的68处用字却又于悄然中统统换成了“象”。其实，若能掌握相应的文字学知识，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首先，“像”是“象”的分化字，而假如“本字”保留了某一义项并与“分化字”发生意义重叠，那么自然以使用“本字”为宜；其次，自中国文字学开山之作《说文》始，“象……之形”便写作“象”字（如《说文》对“象”字的解释为：“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千百年间使用下来，“象……之形”的用字搭配早已约定俗成为一种习惯化的用字定型；况且，《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既然收有“象形”一词（其释语为：“六书之一。象形是说字描摹实物的形状”^[6]），那么，“象……之形”（意谓“描摹……的形状”）的用字搭配形式，就应当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三、努力提升严肃出版物 编辑的文字基本功

为了提升严肃出版物编辑的文字基本功，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要重视提升严肃出版物编辑文字基本功的问题，加强有关研究。目前《编辑出版概论》之类的教材、论著，对编辑文字素养的阐述和研究，多以所有出版物涉及文字的所有编辑为对象，故论域宽泛、笼统，而少有针对“严肃出版物编辑文字基本功”的内容和专题研究；在出版物质量下滑现象的归因研究上，则往往对社会环境、管理方法、编辑责任心等因素有较深入的剖析，而较少涉及编辑文字素养这一因素；在对策研究方面，则存在着重出版物质量管理而轻编辑文字素养提升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将“严肃出版物编辑的文字基本功”问题单独提出，并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管理和科研部门，要从目前严肃出版物编辑出版和相关编辑人员文字功底的实际出发，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旨归，对严肃出版物编辑需要具备哪些特殊的文字素养，严肃出

版物编辑需从哪些方面提升自身的文字素养，严肃出版物编辑文字素养下滑的原因及其对策等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其次，要把提升严肃出版物编辑的文字基本功，作为优化出版物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严肃出版物编辑的任职资格门限，要体现出对文字素养标准上的更高要求尺度；要把确保严肃出版物文字质量列为严肃出版物编辑个人工作考核的内容，并与相关的激励、惩处措施挂钩；要建设好严肃出版物编辑高度重视文字质量的工作环境，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营造相应的文化氛围；要从物质、文化和制度方面，为提升严肃出版物编辑的文字基本功，提供必要的保障。

另外，要广开途径，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加强对严肃出版物编辑文字能力的教育和培训，推进相关编辑人员对文字学知识的学习，并通过出版物专项质量考核和编辑人员专项能力考核，以及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制度等各种手段，有效引导、督促严肃出版物编辑自觉地相互学习、主动学习，以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字基本功。

参考文献：

- [1] 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料办公室. 出版专业基础知识[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136.
- [2] 沈起凤. 谐铎[Z].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3] 魏得胜. 《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27-28.
- [4] 王先谦. 庄子集解[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0.
- [5]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述林[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491.
- [7] 裘锡圭. 文字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112.
- [8] 张玉金. 孝代中国文字学[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138.
- [9] 郑振峰等. 汉学字[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5. 75-76.